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
继《掌舵者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

首席医官³

谢荣鹏◎著

古之善为医者：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。
进则救世，退则救民；不能为良相，亦当为良医。
行医仁为首，救死扶伤；为官德在先，公而忘私。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
继《掌舵者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

首席医官³

谢荣鹏 © 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首席医官. 3/ 谢荣鹏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2. 9
ISBN 978-7-5108-1697-0

I. ①首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3986 号

首席医官 3

作 者 谢荣鹏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 jiuzhoupress. 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 com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7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97-0
定 价 39. 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一章

急病“慢”郎中，翟老失去耐心雷霆震天怒 / 1

曾毅说了用完三次药就会恢复神志，可今天的情况比起昨天，丝毫没有好转啊，浩辉还是不认识自己这个爷爷。翟老差点就要拍了桌子，王八羔子的，敢跟老夫我要心眼子，这就叫彻底好了，欺负我老眼昏花吗？张杰雄心里为曾毅着急，一滴冷汗都从鬓角流了下来，怪只怪曾毅当时把话说得太死了，治病的事，怎么能随便打包票！

第二章

毒蛇袭游客，景区未开张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/ 21

“坏了，坏了！”彭小山眉心立刻拧出一个“川”字，还真让曾局长给说着了，果然是出事了。如果游客在镜屏峰已经昏迷了，那么被抬到山下，至少还要一个小时。早知如此，就该派人严防死守，绝不让一个人上山，这可是要了命啊！景区没开张，就先出了乱子。

第三章

狗咬吕洞宾，曾毅救人被拒二鬼子不识好人心 / 43

“这纯属诬告！”曾毅没想到那二鬼子还真是个白眼狼，反口就咬人，他说道：“我用二十分钟的时间，就赶到现场去救援，这怎么能是救援不力呢！是他们自己不接受我的中药疗法，我才让景区的工人送他下山去的。”康德来听后心里感慨，现在哪个人不是能少事就少事，曾毅可倒好，拼命地往山上冲，结果救人反倒救出错来了！

第四章

冒险试蛇毒，老专家助曾毅不惜以身证清白 / 63

一把拽过老专家的胳膊，曾毅就用药泥先在老专家手臂上画了一个圈，随后屋子里所有人就目睹到神奇的一幕。蛇毒像是碰到了什么克星似的，攻到黑圈之下，就停滞不前了。随后，屋子里的人就发出惊呼，大家都能以可以目测到的速度，看到老专家手上的蛇毒开始消退，黑色慢慢散去，露出开始有些正常的血色。

第五章

外方投巨资，老戴维心悦诚服不惜血本求神医 / 82

戴维病情加重，为使曾毅回心转意出手施救，外宾一方决定在南云投资两亿建药厂以表诚意。曾毅却提出建立一所医学院的要求。康德来明白曾毅的意思，现在是我为刀俎，美国人为鱼肉，此时不宰，更待何时。康德来挂了电话，心道曾毅这小子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什么竹杠他都敢敲，就不怕万一敲不成，反而把自己给赔进去？

第六章

鹬蚌争利益，大项目花落别处渔翁终得利 / 102

陈国庆的脸色就沉了下去，龙山市申请材料上，可没有提到美方捐建，更没有提到南云县，为什么省里会下这样的批文呢？这肯定是有人到省里去通风报信、上蹿下跳了。姚俊明此时也是一肚子的火，这事明摆着就是南云县搞了鬼，他早就听说南云县为了让医学院落户南云县，派人到省里活动去了，结果就是弄巧成拙，让省里给劫了。

第七章

春风化甘霖，曾毅为人剖解心事解郁结 / 118

翟浩辉因女朋友变心另选他的好友而发狂，他把此事告诉曾毅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像卸掉了重重的包袱。然后道：“说出来，心里感觉这件事才算过去了！”他一边朝山下走去，一边喊：“得有何欢，失又何苦，不过都是尘土，何必痴恋，何必痴恋！”曾毅心想，以他这种身份，能够把这个秘密讲给外人听，殊为不易，说明他是彻底放下了。

第八章

好似呆头鹅，曾毅不解风情无意得罪龙美心 / 137

龙美心道：“本姑娘最后问一遍，真不愿意去给我当拎包秘书？”曾毅呵呵笑道：

“你找别人吧，我可不伺候你！”翟浩辉拍了拍曾毅的肩膀，意思很明显，龙美心怕是跟你没完了。曾毅这才反应过来。他有些后悔，一直以为龙美心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呢，不过仔细想想，她好像是认真的，早知这样，自己婉拒也好啊，却不该像刚才那么说。

第九章

一语惊四座，中医理论令世界顶尖专家哑口无言 / 159

黄天野还想再找出个理论来驳斥曾毅的说法，但一时半会儿很难像曾毅那样，拿出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出来。顾迪大感畅快，曾毅不愧是曾毅啊，一个简单的数字，就让嚣张高傲的人哑口无言，他拿起酒杯：“来来来，喝酒，这时候不喝酒怎么可以呢！”

第十章

四两拨千斤，蝉蜕治哑嗓明星亮歌喉立竿见影 / 179

放下药碗，水蒸烟胃里咕咕几声响，随即这声响往下走，又到了肠道。黄灿一听，脸色大变，难道自己搞了一辈子经方，竟然都是错的？他是医术行家，自然明白这些声响的含义，这说明胃气开始下行了，现在胃气下行，这病就已经好了大半。黄天野见状也一下站了起来，不会吧，几个知了褪下的皮竟然把西医都查不出原因的病给治好了？

第十一章

以其人之道，曾毅银针飞刺孙云水还治其人之身 / 200

曾毅一脸冷漠，慢条斯理地把金针又往自己的手指上缠绕。苏健纯看着曾毅，他觉得孙云水的突然发疯，跟曾毅有关，曾毅之前掐住孙云水脖子的时候，飞快刺了几针，只是那针太细了，连孙云水自己都没感觉到。联想到曾毅说的话：“应该让他亲身体验一下他施加给别人的那种痛苦”，苏健纯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第十二章

讲堂变诊所，曾毅现身说法要让中医发扬光大 / 221

那学生目瞪口呆，他有哮喘的毛病，可自己现在不发作，跟他也不认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“听声音就能知道了，做中医的基本功！”曾毅说了一句。大家就都看着他，心里惊诧不已，只凭一句话，就能断出对方有哮喘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黄灿微笑颌首，找曾毅来讲课真是对了，让学生、让中医人重拾对中医的信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第十三章

惺惺惜惺惺，英雄爱美女心有灵犀一点通 / 242

姜新建暗中让人威胁叶清菡母女搬走，表面却假装帮叶清菡：“这事我给你做主，咱现在就去找我爸！”曾毅把姜新建伸过来拉叶清菡的手挡开：“姜警官警务繁忙，这点小事我看就不劳烦你了！”孙睿也道：“曾毅是小菡的男朋友，人家不操心，要你来操心？”叶清菡没想孙睿会那么说，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看曾毅没否认这才放了心。

第十四章

针灸展神威，排血降压中医急救术大有可为 / 263

戴维惊讶无比，难道说金针已经穿过了病人的脑部？正在惊讶间，戴维就看到一丝黑血顺着金针流了下来，滴滴答答落在地上。随着黑血一滴一滴落下，伤者躁动抽搐的症状就开始慢慢消失，然后心跳和呼吸的速度也上来了，这说明伤者脑部的颅内压增高这个致命症状已渐消除。

第十五章

事实胜雄辩，戴维主动提出中西医合作课题 / 284

戴维这几天追踪观察曾毅处理过的几个伤者，脑外伤患者没有留下后遗症，脑部CT结果一切正常，这是西医难以达到的高度；骨折患者愈合的速度也比其他人要快。大感佩服的戴维临时提出两项新要求：所捐建的医学院必须承担题目为中西医合作的研究课题，费用由基金会提供；要求医学院每年接收基金会派遣来的医学人员。

第十六章

病重入膏肓，曾毅观面相断定此人生死存亡一线间 / 305

刚才虽然只是匆匆一瞥，但曾毅已看到那位老者面带死气。他怕客人出了意外，饭店会惹上大麻烦。而且此人能让李东毅紧紧跟随，定是韩国方面不普通的人物。曾毅因此提醒饭店经理注意，经理找借口前往探虚实。少女恩熙警觉，难道酒店知道爷爷生病了？爷爷生病的事，韩国上下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远在万里之外的荣城人却会知道呢？

第十七章

名师出高徒，中医传人的绝招不是天生的 / 326

爷爷大限到的那天上午，把曾毅叫过来把脉。曾毅一摸之下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曾

文甫却微笑着嘱咐：“小毅，你摸清楚了没有，这个脉就是绝脉了，你再摸摸我的汗，这叫绝汗，绝汗如油，古人在医书说得一点都没有错啊！”这是爷爷留给曾毅的最后一句话。爷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还在用自己的例子进行谆谆教导。

第十八章

佛度有缘人，崔宰昌祛除心病转危为安得重生 / 350

“这个病要怎么治呢？就是六祖所说的，要从内心去求，要快乐，不要去跟别人生气，不要因为别人意见跟自己不合，你就很在意，很执着，非要让对方合你的意。”崔宰昌能够做出那么大的事业，不失为一代豪杰，明空大师只是稍加点拨，他就自己悟了。可惜世人并不是每个都有这种悟性和决断力，人总是喜欢维护自己的错误。

第十九章

人品谦为上，满招损谦受益曾毅气度宽广 / 370

曾毅在纸上写道：“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！”崔宰昌走到那幅字前，在字的后面画了幅卦图。曾毅两句话的意思，与此卦卦象含义一致。天懂得谦，才有了下济万物、世间光明；地知道谦，才成就了山的高大、万物的向上。崔宰昌想，就凭这几个字来看，此人能有神奇医术也就不足为奇了，就算他换了行，也必能有大成就。

第二十章

造假抬身价，戳穿伎俩瞒不过曾毅火眼金睛 / 391

曾毅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指着照片上的投资商史密斯道：“这个人是真的，其他都不是！”技术员在电脑图片库里找到美国总统蜡像照后，就知道曾毅判断对了。照片上那个和史密斯合影的总统，动作和表情和蜡像一模一样。陈龙笑道：“这小子太厉害了，站立的姿势、脸上的表情还有拍摄的角度，错上一分，怕是就要露馅了。”

第一章 急病“慢”郎中，翟老失去耐心雷霆震天怒

曾毅说了用完三次药就会恢复神志，可今天的情况比起昨天，丝毫没有好转啊，浩辉还是不认识自己这个爷爷。翟老差点就要拍了桌子，王八羔子的，敢跟老夫我耍心眼子，这就叫彻底好了，欺负我老眼昏花吗？张杰雄心为曾毅着急，一滴冷汗都从鬓角流了下来，怪只怪曾毅当时把话说得太死了，治病的事，怎么能随便打包票！

曾毅回到长宁山，刚好是平时给翟浩辉治病的时间。

小楼前的院子里，药汤已经煮好，小炉子也烧得正红火，只等曾毅来施治了。

翟老坐在一张木椅上，看着远处的山水林木，面色威严，腰板直挺，一生成马让他永远都是站有军风，坐有军威，当兵的那种风骨已经彻底沁进了他的生命之中。

“快走两步！”张杰雄小声说了一句，带着曾毅快速走了过去，“老首长，曾毅回来了！”

翟老“唔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治疗吧！”

曾毅上前道：“翟老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差点就耽误了给浩辉的治疗，等治好浩辉的病，你处理我。”

翟老一摆手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远处的大瓮。

曾毅就知道翟老这是生气了，他是责怪自己今天差点误了给翟浩辉治病。曾毅也不解释，打开药箱，取出针灸袋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，然后就架起小砂锅烧水。

翟老心里确实有点生气，他觉得曾毅太没有把自己孙子的病当回事了，换了别的医生，就是不用吩咐，他也得24小时兢兢业业地守着我翟荣泰的孙儿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这曾毅倒好，每天早上惯例复诊，下午照常治疗，除了这两个时间外，几乎不见他的人影，今天更是为了一点点鸟事，差点就把治疗给耽搁了，如此做事，也太不把我翟荣泰放在眼里了，当我和普通的患者没什么区别似的。

翟老习惯了别人的奉承和尊敬，突然冒出曾毅这么个例外，一时有些接受不了。

和往常一样，曾毅两药同用，大概四十分钟后，治疗就算结束了。

曾毅收拾了银针、砂锅，锁好自己的行医箱，道：“把浩辉扶进去休息吧，明天早上我再来复诊，药先不用再抓了！”

看着翟浩辉被扶进去，曾毅上前对翟老道：“翟老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

翟老此时突然竖眉道：“我给你的枪，它不是个摆设！”说完，抬脚进了屋里。

曾毅有些莫名其妙，这跟枪有什么关系，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张杰雄走了出来。

“翟老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”曾毅问。

张杰雄就皱眉道：“兄弟，翟老这是在生气你今天差点误了大事，以后谁敢再暗中捣乱，你直接打断他的腿，我看哪个王八羔子还敢找事。”

曾毅摇头，心道我敢打谁啊，我就一小小的局长，我哪怕朝天放一声空枪，怕是也要被抓起来审查，他道：“对了，翟老明天的行程有没有变动？”

“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怕是过不了几分钟，楚振邦就要来了！”张杰雄微微摇头，“明天翟老应该不会出去了，不过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的，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。走，我把注意事项给你叮嘱一下。”

当下两人就一起往汤修权的小楼那边走，等走到地方，张杰雄该交代的事情也交代完了，他道：“今天不要再出去了，就呆在长宁山上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！”曾毅微微一点头，“今天的事，多谢您了。”

张杰雄在曾毅的肩膀上使劲一拍，笑道：“别客气了，说这些干什么，今天箱子要是找不回来，比你糟糕的人多了去，感谢的话，就留着让他们来说吧！”

刘强早上从家里出门，骑着个电动车，准备去上班。快到招商局的时候，他一眼就看见门口趴着一辆霸气十足的“破鞋儿”，当即加大功率，急速冲了过去。

眼下，南云县的招商形势大好，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投资商是自己找上门来的。局里有几个人运气好的，就给碰上了，谈下了项目，还白得一大笔奖金。刘强一看那车，就知道是个大财主，南云县可没有这样的好车啊！

“嘎吱！”

刘强把车停在了保时捷的前面，笑着问道：“您好，是找招商局的吧？”

白家树就点点头，道：“是，我找你们曾局长。”

刘强一听，赶紧把电动车放在一边，道：“原来是我们局长的客人啊，快进，快进，进去先喝杯热茶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，让您在门口久等了。我是办公室主任刘强！”

“不打紧，不打紧。”白家树急忙一摆手，“我就在门口等吧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刘强上前抓住白家树的胳膊，“曾局长平时一直教育我们，说对待投资商，那必须是春天般的温暖，您要是不进去，一会儿曾局长来了看见，又得批评我们呢。”

“真不用了，我就站在门口等曾局长吧！”白家树哪敢进去坐下等啊，他是来负荆请罪的。

刘强就觉得纳闷，平时来了投资商，可都是有些架子和脾气的，今天这个倒是邪门了，咋这么低调呢？他上下一番打量，也是觉得奇怪，看样子，这人在外面应该站了很久了，身上沾了一身的雾气，都湿漉漉的，难不成他就在外面站了一夜？

“那这样吧，你说个姓名来历，我向曾局长汇报一下。”刘强笑着，“你可能不知道，曾局长平时比较忙，除了招商工作，他还要负责县里将军茶的一摊子事，有时他也到将军茶领导小组那边去办公，不一定会来这里。”

白家树一听就傻眼了，这曾毅竟然还有两个办公室，他今天要是不来的话，难道自己就在日头下站一天吗？

“我是咱们市里云帆集团的，我叫白家树！”白家树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刘强，“这是我的名片！”

“您就是白总啊！”刘强吃了一惊，他早就听过白家树的名字，那可是上一任市长的公子，云帆集团在龙山市，那也是鼎鼎有名的龙头企业，“白总，

快请进，快请进，真是怠慢了，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了。”

刘强不由分说，就招呼白家树进去，心道曾局长真是好牛气，白公子过来求见，也得在门口站着等候，我的妈呀，啥时候咱招商局的门槛也有这么高了！

白家树不想进去，奈何刘强十分热情，拽着他就进了招商局。

“白总先到我那里坐着吧，咱们这里也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就是上好的将军茶，您尝尝！”刘强说这话的时候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县里有哪个单位，能用这顶级的将军茶来招待客人啊！就是县委县政府里，也只有几位重要的领导才有这资格，可在招商局，普通工作人员喝的都是顶级的将军茶，也就曾局长有这面子了。

“茶就不喝了，我在曾局长的办公室外面等一会儿吧！”白家树说。

“那可不行！”刘强笑着，“我正要去打扫曾局长的办公室呢，我这就去开门，白总您坐曾局长的办公室等吧。”

白家树摆摆手：“曾局长不在，这不好吧！”

“以前来了贵客，也都这么办的！”刘强就笑着上楼，“咱们招商局条件有限，就这几间房，真要是来了贵客，让贵客坐在会议室也不好看哪，所以曾局长就特许局里用他的办公室来招待客人。招商局不比别的单位，没什么机密，再者曾局长也忙，平时很少能有时间坐在办公室，整天都扑在投资商的工地上，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。”

“曾局长可是一心为公啊！”白家树说。

“那是！”刘强上了楼，就掏出钥匙打开曾毅办公室的门，伸手道：“白总，快请进！”

白家树客气着：“刘主任先忙，我在门口站一会儿，看看风景。”

“坐在里面一样看！”刘强非常热情，极力邀请着。

白家树哪里敢进啊，昨天那情景把他吓得着实不轻，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樊亮亮是死是活。樊亮亮在龙山市是多牛气的一个衙内啊，完全就是横着走竖着躺，可怎么样呢，就因为撬了曾毅的车，转眼就被弄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

以前进招商局这种衙门，白家树眼皮子都不夹一下的，对方还得小心伺候着，可现在进南云县的招商局，他感觉比进省委大院还紧张。

两人正在客气，楼道里露出个脑袋，往这边看了一眼，就又往楼下去了。

“是小晏吧？”刘强就喊道。

楼道口就又露出晏容的一张笑脸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吐了吐舌头，手里抱着一台煮咖啡的设备，道：“刘主任，您这儿有客人呢！”

刘强呵呵笑着，一眼看到晏容手里的东西，就道：“你这咖啡机，是给曾局长买的吧？”

晏容先是一愣，随后赶紧点头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昨天在市里买的！”

刘强就一拍脑门，对白家树歉然一笑，然后道：“你瞧我这记性，曾局长喜欢喝咖啡，说了好几次，让添一台煮咖啡的机器，我都给忙忘了。还是小晏上心啊，你这事办得好，来，这机器就交给我吧，我给你放进去。”

晏容一脸的纳闷，曾毅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咖啡啊，从没听说过啊！整个局里，也就只有我自己喝咖啡，还整天被人说成是小资情调严重。这台咖啡机，是我自己的珍藏，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可不是给曾毅买的。

刘强一把抱过那咖啡机，笑呵呵就进了屋里，左看右看，最后只得先放在茶几上，道：“一会儿我就让人弄张桌子过来。”

晏容不知道刘强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昨天到家里搬来这台咖啡机，是准备给自己煮咖啡用的，速溶的实在不好喝。

刘强当然明白这咖啡机是谁用的，但曾局长都不说什么，他当然就更不会说什么了，曾局长对晏容如此宽容，肯定有一定的道理。

白家树左右看了晏容几眼，道：“你是晏容吧？”

晏容这才注意到刘强的这个“客人”，一看就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不是白大少吗？”

白家树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熟人，有点尴尬，道：“你在这里上班？”

晏容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晏老头把我抓回来后，就塞到这里来了。”

白家树挤出个笑脸，陪着笑了两声，心道晏治道倒是有眼光啊，早就把他闺女安排到曾毅身边了，这是准备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！晏容是副市长晏治道的掌上明珠，人长得漂亮，还留过洋，不是那些花瓶可比的，市里惦记她的公子衙内不在少数，没想到却是在曾毅手下工作。

“曾局长今天来不来办公？”白家树就问道。

晏容一摊手，叹气道：“可能不来吧！”

白家树就问道：“那是到将军茶领导小组那边去办公了？”

“估计是忙着修车去了吧！”晏容一耸肩膀，道：“昨天曾局带我一起到市

里去办事，结果就在你们公司的楼下，让人把车给砸了，那车最后还是我给弄回来的，从那时到现在，我也还没见到曾局呢。”

白家树一听就咯噔一声，道：“这事全怪我，是我疏于管理，才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公司的那几个保安，已经让我全辞退了，今天我过来，就是向曾局长道歉的。”

晏容顿时又是一脸纳闷，奇了怪，今天怎么全是怪事啊，自己说这些，只不过是挤兑挤兑白家树，怎么这小子今天变这么谦虚了，竟然跑来向曾毅道歉，邪了门，白大少在龙山市可从没向谁道过歉啊！

“那车不会是你让人砸的吧？”晏容就问道，然后一脸关切，道：“曾局受伤了？”

白家树差点没被吓死，急忙道：“不是不是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曾局长也没受伤，昨天车被撬的时候，他正好在楼上跟我谈事呢。”

晏容这就放了心，昨天曾毅半路消失，打电话让她把车弄回去，她就担上了心，怕曾毅也有什么闪失呢！

刘强这时刚好出来，一听白家树是来道歉的，当时脸就变了。原来曾局的坐驾就是在你楼下被人砸了，曾局长何曾丢过这么大的人啊？活该你狗日的在门口站一晚上！当下茶他也不沏了，道：“小晏，别在这里站了，快去工作吧！”

晏容就朝白家树摆了个手，下楼去了。

“那个……白总……”刘强摸了摸鼻子，“曾局长今天很有可能是不上班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等一会儿！”白家树早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，也做好了在这里站上好几天的准备了。

“白总要是想等，那就等着吧，不过多半是要白等了。”刘强一摇头，道：“我楼下还有工作，那……”

“刘主任忙！”白家树说。一个小小的招商局办公室主任，也敢给自己脸子看了，自己何曾受过这等待遇啊，白家树心里生气，但也不敢发火。

长宁山干休所。

吃过早饭，翟老就坐在客厅里，等着曾毅前来复诊。张杰雄送来了今天的内参，翟老却看不进去，曾毅说了浩辉用完三次药就会恢复神志，可今天

的情况比起昨天，丝毫没有好转啊，浩辉还是不认识自己这个爷爷。

张杰雄一旁就捏了把汗，他对翟老的喜怒是有把握的，眼下翟老心里是窝了火的，随时会爆发。

隔着窗户看到曾毅提着药箱子走了过来，张杰雄就快步走到门口，迎了上去，低声道：“情况不妙，自己小心！”

曾毅笑了两声，就跟在张杰雄的身后走了进去，先跟翟老打了个招呼，翟老没有理会，曾毅也就把箱子往地上一放，去给翟浩辉复诊。

翟浩辉的情况，比起之前是要好了很多，坐在那里不再胡乱念叨了，也安静了很多，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但在一般人看来，却没有达到曾毅所说的恢复心智的地步，只要他一动，立马就露出原形，让人一眼看出这就是个傻子。

曾毅摸了摸脉，就站起来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彻底好了！”

翟老差点就要拍了桌子，王八羔子的，敢跟老夫我要心眼子，这就叫彻底好了，欺负我老眼昏花吗？

“体内生机盎然，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，只有最后一口老痰还蒙在心窍之上，就像那高压锅被堵的阀门，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阀门，这只锅子就能正常说话了！”曾毅一脸喜色，对自己治疗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你可别再说些什么锅子不锅子的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向翟老解释吧！

张杰雄心里为曾毅着急，一滴冷汗都从鬓角流了下来，他也看出翟浩辉确实是好转了，曾毅的治疗也起了效果，但怪只怪曾毅当时把话说得太死了，还是年轻啊，治病的事，怎么能随便打包票！

“张将军，让人找一只痰盂来，另外，把屋子里所有的窗子都打开！”曾毅说。

张杰雄就看着翟老。

翟老看曾毅这么讲了，只好先按住自己的脾气，也罢，就看你小子能折腾出什么。

张杰雄看翟老没有表示，立刻让人去拿痰盂，然后自己亲自动手，把屋子的窗户全部打开。

曾毅打开自己的行医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瓷瓶，倒出黑乎乎的药丸一颗，看着翟老道：“这是我自制的清心滚痰丸！”

翟老一抬手，示意曾毅尽管去治，他也不想再验什么药的成分了，之前

的两药齐用，比这个可要凶险多了，天底下怕是也只有曾毅敢用，自己也让他用了。现在情况见好，没必要怀疑曾毅的医术，翟老只是气曾毅把话说得太满，在别人看来，会像是戏耍自己一样，说了三次用药好，结果没好。

等人把痰盂拿来，曾毅就把那颗药丸塞进翟浩辉嘴里，灌了口温水，然后让人扶翟浩辉平趴在沙发上，脑袋伸在外面，正对痰盂。

只见曾毅撸起袖子，就在翟浩辉背上推拿了起来，从下往上，一节一节，一直推拿到脖颈下面的一块脊椎骨那里。推拿的时候，能听见翟浩辉喉咙里“咕噜咕噜”作响，曾毅往上一节，喉咙里的声音就越大，最后大到如有一架破烂的风箱，在屋子里呼呼作响。

此时就见曾毅大拇指猛在翟浩辉背上一拧，翟浩辉就“啊”的一声，脑袋一下直了起来，嘴巴张得非常大。

“啪！”

曾毅再一掌拍在翟浩辉背心。

翟浩辉就“噗”一声，吐出半只鸡蛋大的一块浓痰，黄中透黑，腥臭无比，屋子里顿时比六月天的茅坑味还大。

曾毅再一拍，翟浩辉就接着吐，一连吐出好几块浓痰，直到最后吐出一口白色的痰，曾毅再扶起翟浩辉，道：“把痰盂里的浓痰埋了！”

张杰雄立刻上前，捧着痰盂就朝门口走去，交给人去处理。

曾毅拿出汗巾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又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掏出几颗自制的九制乌梅，道：“这不是药，是乌梅，有酸涩收敛之效，可以收敛浮热、引气归元，最适合现在用，吃了之后，体内气息各回本位，今后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。”

翟老就点了点头，刚才那几口浓痰咳出，他就信了曾毅的话，普通人体内咋可能有核桃似的浓痰存在呢！

曾毅往翟浩辉嘴里塞了几颗乌梅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歇息，这一番推拿，确实费了不少力气，但感觉累主要是因为他前几天跟张杰雄动手，伤了气，虽然不重，但也需要几天调养。

翟浩辉此时眼神有些迷茫，坐在沙发里晃晃悠悠，犹如神游天外似的，嘴角还挂着一线口水。

曾毅歇了一会儿，就收好药箱，观察了一下翟浩辉的气色，道：“好了，他很快就能清醒，不过需要睡一觉。”

说完，曾毅突然长长一声叹息，对翟浩辉道：“花开花飞终有时，缘起缘灭天注定。英雄与美女，最后都归了尘土，你又何必痴念！得有何欢，失亦何苦，不过是南柯一梦罢了。”

翟老和张杰雄一时都不怎么明白曾毅是从哪里来的这番感慨，正在愣神，曾毅就提着箱子，迈步出了翟老的屋子。

他前脚刚出屋子，后脚翟浩辉就“呼”地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眼里回复了光彩，看到对面的翟老，翟浩辉的嘴角动了两下，道：“爷爷……”

就这一声，让翟老脸上的素日威严顿时荡然无存，翟老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上前道：“你刚才……刚才喊什么……”

“爷爷……”翟浩辉像是刚从梦中醒来一般，一手摸着额头，脸色看起来非常地疲惫，道：“我做了一个好长的梦啊，梦得我好累……”

“杰雄！杰雄！”翟老连喊了两声，道：“你快听听，浩辉都在说什么？”

张杰雄可是听得清清楚楚，看翟老这副舐犊情深的样子，张杰雄差点一把眼泪就出来，激动地道：“老首长，浩辉在喊你爷爷呢，他说他做梦梦得好累！”

“他喊我爷爷？哈哈，哈哈！”

翟老放声大笑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年多了，自己整整守了一年多，就为这一声啊，可守得自己好苦啊，守得自己最后都绝望了。当初曾毅说三天让翟浩辉恢复神志，翟老高兴，但也不抱多大的希望，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浩辉这辈子都醒不来，一直都这么疯傻下去，那自己就给他娶上一个漂漂亮亮的媳妇，雇上几个人，一起照顾他，让他这辈子就这样衣食无忧地生活下去。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翟老的老泪差点迸出来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

翟浩辉说完那一句，就头一歪，躺倒在了沙发上。

张杰雄立刻上前一看，道：“老首长，浩辉这是睡着了。”

“让他睡，让他睡！”翟老抬着手，高兴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就看刚才翟浩辉说话时那清明的眼神，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孙子神志清醒了。

之前翟老对曾毅心里还有点不快的想法，此时全都烟消云散，非但不怪罪，反而是高看一眼。

这曾毅为什么就敢撒手不闻不顾呢，那是他的医术达到了一种境界，就算不来，他心里也是对病情了如指掌。再说了，曾毅有错吗？他办的那是公